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九四七次会议

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3时3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罗塞利先生	(乌拉圭)
成员: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埃及	坎迪尔先生
	埃塞俄比亚	Woldegerima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意大利	兰贝蒂尼先生
	日本	Kawamura先生
	哈萨克斯坦	萨德科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塞内加尔	巴罗先生
	瑞典	斯考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西松女士

议程项目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7-14651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4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部队指挥官德里克·姆布伊塞罗·姆格韦中将；特派团团长兼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部队指挥官杰·山克·梅农少将；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部队指挥官巴拉·凯塔中将以及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部队指挥官萨利胡·扎威·乌巴少将。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拉克鲁瓦先生发言。

拉克鲁瓦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感谢你召开邀请我们维持和平行动部队指挥官参加的本次会议。我们高兴地欢迎各位部队指挥官本周来到纽约参加我们的年度会议。这是与他们开展非常有益和宝贵交流的一个机会。我认为，在秘书长授权下按照已提供给我们的指导召开本次会议尤其适切和重要。我们正加大力度，使维和的效率更高、成效更好。

在请部队指挥官发言之前，我谨感谢他们及其下属官兵的服务，我愿特别向他们手下的士兵做出牺牲表示致敬。

主席先生，如你所知，昨天又有两名来自乍得的维和人员在马里北部遇害，此前马里和其它国家也发生过其它事件。我也有机会悲痛地参加了追悼最近在中非共和国牺牲的五名维和人员的仪式。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敬意，但是他们也值得我们尽最大努力，以确保为我们的维和人员提供执行

任务和保护民众——他们现在必须为民众服务——的最佳条件。

我不再拖延这就建议请四位部队指挥官发言。他们四位将阐述其各自特派团的具体方面。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部队指挥官姆格韦比中将谈及在维和行动中开展军事行动的挑战。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特派团团长兼部队指挥官梅农少将谈及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而非第七章授权的特派团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部队指挥官凯塔中将谈及强力维和的各种挑战。最近，我们曾有机会一道亲历这些挑战。最后，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部队指挥官乌巴少将谈谈维和行动的缩编，众所周知，我们在利比里亚的行动正属于这种情况。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拉克鲁瓦先生为我们提供的信息。

我现在请姆格韦比中将发言。

姆格韦比中将（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应邀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过去15个月来，我一直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工作。联刚稳定团是一个非常复杂、政治意味浓厚的特派团。我将试着阐述我们过去15个月来面临的各种挑战。我相信，我们将谈到的挑战将与我在其它地方担任部队指挥官的同事所面临的挑战类似。

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任务授权本身。在实际拟订任务授权时，其撰写者还必须考虑到：任务授权的执行对于其成功至关重要，应该尽早领会任何可能的撤出战略，同时顾及冲突的复杂性与各种具体因素，如国家的大小、导致冲突和决定当前冲突的分歧隔阂以及必要资源的分配以便能够开展任务等。这涉及任务授权本身的性质。

一旦任务授权发布之后，秘书处、特派团和部队组建以及对任务授权的诠释就变得十分关键，因为如果不理解特派团的行动构想——这是部队行动规划的基础，就有可能导致特派团如何推进方面的各

种挑战与意见分歧。联刚稳定团的任务授权刚刚根据第2348 (2017)号决议得到延长，该决议要求部队减员至16,215人的兵力上限。减员发生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时候，因为作为特派团和部队，对我们寄予的期望是在一个面积约为西欧大小的国家处理保护平民的问题，此外我们还负有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举行选举的目标——这是先前的任务授权中未包括在内的。如果一边期待我们做这些工作，一边却要求我们减少部队，情况就变得具有挑战性。

关于目前的事态发展，最初部队更多地部署在东部，然而当前南部的问题更多。调动部队正变得困难，因为军事厅发布的部队要求说明和会员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倾向于把我所指挥的部队更多地限制在东部。因此，如果我必须把部队从东部调至存在挑战的地方，就意味着我不得不与军事厅和常驻代表团沟通，而它们则必须与本国首都沟通，以征得准许调动部队的同意。就反应和答复时间而言，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会造成延误。部队要求说明和谅解备忘录的措词允许部队指挥官在该国需要的地方、而非指定地区使用其可用的部队就变得至关重要。

就指挥与控制、政策制订以及指示部队指挥官使用其指挥的部队而言，这构成一种挑战。

我们知道期待我们处理各种武装团体，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外国武装团体，编写联刚稳定团任务授权的方式倾向于对两支部队做出规定。一支是干预旅，其任务是进行定点行动，而通常称为“框架旅”的其它部队则预计只是进行常规和非定点的行动。就部队的凝聚力而言，这就成为对指挥控制的挑战，继而使部队指挥官实现必须实现目标的任务变得有挑战性。

关于可用的资产和能力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缺少道路等基础设施，因此，把部队从一个地区调派到另一个地区非常困难。在编写任务授权时期待部队是灵敏、灵活、多样和机动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提供资产，以便执行授权任务。遗憾的

是，在实地往往得不到此类资产。例如，在东西开赛，我不得不把一支部队从南基伍调往东西开赛。由于可以得到的对特派团的支助有限，包括在实地没有提供资产所需的人员，我只能调派士兵和他们的个人装备，任何主要装备都无法移动。士兵在实地已有三周时间，他们仍在等待重型运输机来搬运车辆。预期中的伊留申-76型飞机在实地仍未到位，已经过去几乎三周了。这使部队在实地变得脆弱。那么，我们如何确保部队和属于行动文职方面的支助部门迅速回应行动的需求呢？就把部队调派到预定到达地区而言，这已经成为一个挑战。

对特派团的期望是保护平民，而且理应如此。关于保护平民任务授权的三个层面——政治战略、人身保护和有利环境——有一篇很好的论文。特派团由文职、警察和军事或部队几个部分组成。特派团内部的挑战是实现综合统筹办法。特派团领导人必须予以研究并确保各个组成部分开始发挥作用，从而避免出现在我们达到人身保护阶段时已为时有些太晚的局面。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至少能够预防和预计事件的发生。

根据负责评估保护平民授权执行情况和成果的内部监督事务厅出版的一份报告：

“在使用武力方面，安全理事会的意图与秘书处、部队派遣国、警察派遣国以及维和特派团的行动之间的链条仍存在断裂现象。”
(A/68/787，摘要)

联合国必须研究报告中提及的使用武力问题，因为实地一些特遣部队的理解并不一定一样。在涉及自卫时，这些部队往往愿意使用武力，但是，报告中关于使用武力来维护任务授权的内容产生不同的理解，我们必须研究这个问题。

此外，指挥控制是一个挑战，因为同样根据同一报告：

“特派团领导者和部队派遣国事实上存在双重指挥权，制约了特派团对武力的使用。”
(同上)

这意味着，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存在一些看不到的来自各国首都的限制条件。有些时候，部队不积极行动去开展期望他们完成的工作，想要研究任务是否在他们的授权之内，这对联刚稳定团来说是一个挑战。关于干预旅的有针对性行动问题，干预旅对于一些框架旅来说已成为“例外条款”，这些部队说，某项行动不是他们的任务，而是干预旅的任务。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方面之一。

我要指出，维持和平的原则仍然有效，但是，就实地发生的情况而言，一些武装团体来自国外、从事犯罪，没有任何政治议程。在我看来，如果讲征求同意原则，这不适用于这些团体。如果讲不偏不倚原则，这不适用于它们。如果讲使用武力，我们站在什么立场对待这些团体？不偏不倚和其它原则是有效的，在维和方面或许更是如此。但是，在执行和平方面，没有签署任何协议，在今天的冲突局势中，当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犯罪团体，而不是试图争取自由或从东道国独立出来的政治团体时，我们如何处理维和原则？

对我们来说，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合作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在东西开赛这样的政治敏感地区。当我们发现这些部队也在侵犯人权时，与他们合作变得困难，但是，对我们的期望是支持这些部队。那么，在这些部队参与侵权行为时我们又怎么应对这一情况？如果联合国被视为与他们合作，联合国的公信力将岌岌可危。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驻守在当地并与他们紧密合作时，他们的行为往往会改变，他们变得更加积极，但是，在没有我们存在的地区，这些部队犯下侵犯行为，环境也变得极具政治色彩。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发言。我试图简明扼要地强调了一些挑战，我在其它地区的同事们或许也在经历这些挑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姆格韦中校的通报。我记得这些问题中有些曾在安理会去年访

问刚果民主共和国期间被提及，它们肯定与安理会的工作相关。

我请梅农少将发言。

梅农少将（以英语发言）：人们已认识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维持和平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此种认识可追溯至达格·哈马舍尔德，当时他称维持和平行动隶属于《宪章》“第六章半”。但是，在我们承认存在挑战的同时，必须指出，随着维持和平行动的演变、概念的改变以及对法律和执行指导方针的全面修改，很多地方有了改进。它们主要包括：1992年《和平纲领》、1995年《和平纲领补编》、2000年《卜拉希米报告》、2008年“顶石理论”、2015年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S/2015/446）以及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挑战涌现，维和行动性质演变的同时，维持和平的核心原则保持不变，特别是《宪章》第六章规定的各方同意、公正不偏、非正当防卫不使用武力等原则。可以说，扩展对第39条中有关和平之威胁的定义的理解导致了第四项原则。冲突中侵害平民的暴力行为的残忍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它包括族裔清洗、灭绝种族、强奸妇女和儿童、强迫流离失所、使用化学武器和其它违禁武器以及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危机。第四项原则是保护平民和人权以及保护人道主义行动。对性剥削和性虐待保持警惕和零容忍态度是一个不幸但却不可避免的例子，因为即使是被视为最绝望环境中的希望灯塔的维和人员也会呈现出人性最差的方面。

是否有可能确定成功维持和平所需的条件？这已被证明难以做到，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在这个简短的发言中，我打算尝试着将根据第六章开展的维和行动所面临的挑战分为三组熟悉的战略概念：目的、方式和手段。我将利用我在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的个人经历——我极为荣幸地在一个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时期领导

了这支部队——着重谈谈现有的各种挑战。最后，我将在发言结尾时强调目前为各种挑战所困扰的维持和平工作的重要性，并重点谈谈我们如何才能推进这一关键任务。

任何维和行动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对目标即结果有一个明确的愿景。我指的不一定是“撤离策略”——尽管这很重要——而是关于成功的明确概念。它可能是遵守停火协议或自愿解决争端。但是，即时在传统的观察和监测特派团中，如观察员部队，存在一个商定的解决方案并不总是为成功提供条件。在特派团设立后，交战状态持续或者双方不致力于解决问题可带来重大的挑战。当实力平衡出现变化或发生分裂时尤其如此。

显然，协议各缔约方必须遵守该协议。对观察员部队而言，一个特别的挑战是第三方交战方的进入和存在，该交战方不是之前任何协议的缔约方，没有义务接受既定公约，也不承诺接受联合国特派团的存在或作用。这可以大大改变原始协议的性质及之后的实施办法。各方的意图也可能改变，挑战在于，不要总是尝试和重新谈判原有的解决方案——即时在可能的情况下。

我认为，为了克服这些特殊的挑战，联合国特派团必须有一个明确而强有力的任务授权，而且也必须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任何联合国特派团，特别是根据第六章设立的，都必须有能力进行自我转型。它必须能够根据形势的要求应对挑战、适应处境、调整部队以及改变部署与工作重点。这使特派团能够对其环境做出反应，而不会因为情况发生变化变得不起作用。随着在福瓦尔干河营地和叙利亚的布拉沃一侧恢复行动，我们四年来第三次过渡，这一点已经被证明对观察员部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然而，有了明确的愿景，这种转变是可能的。第六章行动的挑战是确保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灵活机动，足以随着特派团情况的变化而改变。

特派团通过各种战略、行动和战术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这些方式可以快速变化。政治、安全

和作战情况都受到合法或非法各方的影响。正如我们在观察员部队直接经历的那样，第三方变得有影响力，改变了动态。不能忽视第三方，因为他们也有影响和塑造形势的目标和议程。虽然在我们的具体例子中，第三方不是原始协议的缔约方，但它们是利益攸关方。他们也来自他们寻求控制和影响的平民，而平民则需要保护、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人权援助。

根据第六章设立的特派团所面临的挑战是，同样的方式并不总是合适或可行。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东西在过去是可以接受的、成功的或适合的，就意味着那就是现在行动的正确方向。40年来，观察员部队有特定的行动方式，其具体参数由《以色列和叙利亚部队脱离接触协定》的缔约国以色列和叙利亚商定。这些方式对维和行动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部队派遣国——来说也是可以接受和适当的。这种行动方式即使曾经可行，现在也已不再适用。观察员部队目前正在改变其行动方式。它必须这么做，因为政治、安全和行动局势都发生了变化。根据第六章维持和平面临的具体挑战是确保新的方式得到支持和资源。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必须对改变持开放态度，对新的行事方式持开放态度，绝不能害怕开创新道路，尽管一种满足各种要求的成功方式已在过去40年中得到体现。本组织必须愿意并且能够按局势的要求快速学习。

任何特派团都无法在不具备手段也就是能力的情况下开展行动。能力发展并不仅限于装备。合适的装备必须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由合适的、有能力的合格人员操作。这一要求涉及根据第六章开展的维和行动的许多问题：部队派遣国的支持；适合部署的特遣队所属装备；在本国接受过正确的特定环境培训的部队轮调——包括在性剥削和性虐待、文化意识和接触规则方面的培训；绝对不能有令指挥官面对无法接受的实地局势的国家限制规定。

部队派遣国在观察员部队中部署了一些没有必要装备的特遣队。部署部队的派遣国一直大力给予

支持，尽量满足特派团的要求。有两个国家已开始为特派团发展他们在本国都不具备的具体能力。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承诺，我赞扬他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无法完成我的任务。但是，这也带来了困难。新开发的能力尚不成熟。部署时没有现成的经验，必须在通常不适合在职培训的环境中积累。本组织的困难在于使部队派遣国的能力符合要求。部队派遣国在着手实现新的目标和寻找新途径的过程中，缺乏可资利用的手段。

观察员部队正试图将传统的轻步兵部队变成一支以装甲保护和火力作为关键的部队保护措施的队伍。然而，为了满足需求，没有这种能力的国家不得不发展这种能力，而不是由那些经验丰富的有能力的国家提供这一能力。必须解决能力与意愿不匹配的问题。

如果第六章特派团的行动要取得成功，还需要进行特派团之间的合作。特派团之间的这种合作与协调，包括在不属于任务范围的国家的合作与协调的一个良好例子，就是观察员部队如何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和黎巴嫩当局的充分合作、协助和帮助下，穿越黎巴嫩开展业务和行政活动，因为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停火线上没有通道。

观察员部队是第六章维和行动面临的挑战的一个很好例子。40年来，这是一个典型的第六章特派团，观察和报告了两个试图避免战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议。40年来，采用最少手段的具体运作方式足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从2011年开始，这一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了。观察员部队和联合国每天都遇到挑战，要转变和适应新的现实。目的、方式和方法正在改变，然而在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观察员部队必须尽其所能完成任务，最初是有限的，但现在又回到叙利亚以及它在2014年撤出的地区。但是，观察员部队不会也不能恢复它40年来的运作方式。观察员部队面临的问题没有改变，但是所需的答案已经改变，而这是最终的挑战。

所需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足够灵活和灵敏的组织，随着任务情况的变化而随机应变。这个组织必须愿意和能够学习，并且快速学习。它应该能够对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快速反应，包括在需要时额外增加预算。部队派遣国的支持对维和行动至关重要，它们必须愿意按需提供能力，而不是根据国家利益提供支持。

打着任何旗号的维持和平行动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寻找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是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我在发言的一开始提到了达格·哈马舍尔德，他早就通过提及《宪章》“第六章半”，明确了联合国的挑战。我在发言的最后也提到他也许是适合的。

第六章维和行动是具有挑战性的，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也是如此。而维和行动不仅仅是值得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哈马舍尔德所说，创建联合国并不是为了把人类带入天堂，而是将人类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世界各地的维和人员每天都在努力应对这一挑战。正如我们最近在中非共和国和昨天在乍得非常不幸地看到的那样，我们的一些维和人员在设法这样做时献出了生命。我们的挑战是确保提供必要的目标、方法和手段，以便向我们的维和人员提供最大的成功机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梅农将军的评论。

我现在请凯塔中将发言。

凯塔中将（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热烈感谢安理会向我提供这个机会，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向安理会说明我们特派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强有力的维和行动的看法。

我完全意识到这项任务的难度和微妙性质，因为安理会本身确定了这一概念，并且几年来一直在关注其执行方面的困难。因此，我很感谢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如果可能，我想谈谈某些很可能会导致安理会作出适当反应的方面。

几年来，我们看到维和特派团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越来越复杂和混乱的冲突，其特点是暴力程度不断增加，不可控的交战方加强地盘。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的悲剧在我们的脑海中依然记忆犹新，南苏丹、索马里和马里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对我们大家的挑战。

在许多方面，朝着更强有力的任务授权迈进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例子是2013年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内设立了一个部队干预旅。介于维持和平与执行和平之间的这个新方法的主要目标，是将强有力的政治意图与积极的军事行动结合在一起，使有关维和团获得必要的行动信誉，特别是在对付捣乱者方面。这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保护平民人口，并确保其任务的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以及政治进程不受损害。

然而，这种对于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不受人为的中立性限制并在必要时下决心使用武力的渴望，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我谨在此简单谈谈我认为妨碍有效执行强有力的任务的概念的因素。我还将谈谈我们如何能够进行适当调整的各种讨论途径。

我们谦卑地认为，从安全理事会到实地的本系统的武装分支，应该在各级水平上体现出强有力的任务授权。事实上，我认为强有力的任务的概念有着原有概念的不足之处，即开展强大和进取性甚至进攻性行动的意图似乎只是业务和战术行动的形式。

但在逻辑上，这种坚定行动的愿望应该被平等地转化为所有受影响特派团的行动的政治、法律和行政等所有方面。事实上，任何军事行动，无论多么有力，如果不是为了支持一个适当坚定的政策，由一个有组织结构建立起来，并且在定制的规则和程序的基础上运作，都无法弥补我刚才提到的缺点。

事实上，一方面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宣布打算采取更加进攻性的立场，另一方面执行框架

仍然属于第六章范围，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安理会知道，第六章扮演一个远没有那么雄心勃勃的角色，即担任交战方之间的裁判。

对于实际上导致采取有力和果断行动的强有力任务的概念，维和团的原则和结构、它们的重点及其基本政治姿态以及分配给它们的资源，都必须超越传统的维和方式。因此，我们需要最终确定这种范式转变，并通过必要的心理、组织和理论变化来坚定地支持这一意图。

同样，有必要通过提供必要的资源以确保能够有效达到所宣布的目标，来加强和精简这一方法，使其获得信誉。这些变化还应导致会员国，特别是部队派遣国，采取果断立场，保护受苦的平民人口，并接受执行强有力的任务所固有的政治和行动风险。

安理会应通过向特派团提供持续的政治支持来表明其决心，这也可能导致对破坏和平进程的组织和组织实施更有针对性和严厉的制裁制度。这是区域组织必须发出的同类强烈的信息。不幸的是，不论正确与否，我们的看法是，有些部队派遣国不情愿，而且安全理事会有时也因不同的战略利益而出现分歧。在区域组织层面，这些分歧甚至更大。

如果我们要赋予维和特派团切实履行此类强有力的任务授权所需的复原力和决策灵活性，我们还必须重新思考其内部结构。为此，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减少繁缛程序和行政规章，因为此类程序和规章导致节奏减缓、缺乏协调性和严重瘫痪。我应当强调指出，我们正在应付的规章最终产生不太适合有力行动的后勤支助，因为程序缓慢，而且在行动中使用军事航空以及工程和运输部队等不可或缺的增强战斗力手段也受到严重制约。不可能在这种行政规章下开展有效行动。

同样，应当以苛刻的目光审查谅解备忘录和部队要求声明中有关特遣队的豁免原则和灵活性原则，因为它们是对部队的效力限制最大的因素中的两个。坦率地说，它们与介入强度、快速反应

能力、姿态意外改变以及在得到支助下大力开展行动等属于强有力行动固有的要求格格不入。最后，在特派团内，必须在若干层面取得进展。部队自身作为驱动强有力行动的因素的核心所在，其数量、装备、战备状态和士气应反映出必要的现实和连贯性。不仅在部署前，而且在整个部署期间，都应彻底检验这些参数。未达到所要求标准的部队应予撤回。如果它们显然不具备必要的行动效力，部队指挥官应当能够要求将它们遣返。

还应当重新审视接战规则，以便能够展开有力的进攻行动，从而得以适当保护民众并确保特派团有操控和支持其行动的自由。这并不意味着准许特派团滥用武力，而是帮助它们更好地使用所拥有的武器。我了解有些改变在进行当中，但在我们动员进行我早些时候提到的思维方式的根本和迅速改变之前，我们将不能够充分实现这些改变。不过，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以确保在我们强有力的任务授权中所表达的采取果断行动的愿望能导致在实地取得具体结果。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提及我们的特派团，即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中非稳定团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体现这种强有力的维和办法，它在一些地区防止平民遭屠杀，特别是保卫班巴里镇，击退了一个武装团体联盟的进攻。这一行动取得了成功，因为在涉及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打破了各种行政规则，质疑了与部队达成的某些限制性协议，鼓舞了士气。我们的努力还得益于安全理事会的明确支持，安理会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中非稳定团是强有力维和行动的一个例子，即使是一个并不完美的例子，但我们确认，若无各种持续不断的干扰，我们本会做得更好。如果可以的话，在为也许绕开某些规则而抱歉的同时，我要说，我认为中非稳定团处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尽管如此，它仍需要支助。我要郑重请求安理会继续给予它强有力的支持。

最后，我认为，使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强有力的任务授权，另一个方面是适当的机构、手段

和程序——保持一致，对于弥合有关各方的期望与特派团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至关重要。只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在无官僚主义程序阻碍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并得到各级——安全理事会、区域组织和伙伴——坚定政策立场的支持，才能使我们切实和果断地动员起来。我知道，我向安理会介绍的想法并非都能有助于最终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它们符合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报告（见S/2015/446）的主要结论。我希望，它们将至少有助于强调急需迅速巩固强有力任务授权概念，以确保有效的维和行动将使我们能够拯救数以千计的人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凯塔中将军的通报。

我现在请乌巴少将发言。

乌巴少将（以英语发言）：我是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部队指挥官萨利胡·扎维·乌巴少将。我荣幸地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根据我在第1509（2003）号决议所设的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经历，介绍我对我们的经验以及联利特派团的缩编带来的各种挑战的一些想法。在利比里亚发生14年接连不断内战之后，设立了联利特派团，其强大的部队约有15250人，包括建制警察部队、联合国警察人员和一个庞大的文职部门，其工作包括协助和平进程和支持安全部门改革等事项。自那时以来，联利援助团一直根据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相关决议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2005年，在缔结《全面和平协议》并开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之后，利比里亚举行了第一次冲突后民主选举。2006年，在这些成功选举之后，联利特派团开始了特派团的分阶段缩编，到2010年已将部队兵力下调至7952人，同时将警察总人数，包括建制警察部队，减至约1375人。

联利特派团作为一个过渡中的特派团，于2016年6月将所有安保责任移交给利比里亚政府，并于今年2月完成了其缩编，仅留下一支有434人的善后部

队，由一个有230名官兵的尼日利亚连以及一个乌克兰航空部队和一个巴基斯坦二级医院组成，后两个单位分别配备105名官兵和69名官兵。部队总部小而精，有15名参谋和15名军事观察员，他们具有双重身份，一般履行多项总部职能。善后联合国警察特遣队由核准警力为260人的两个建制警察部队和50名单派警员组成，共有310人，而文职部门则由783名国际、国家和联合国志愿工作人员组成。利比里亚政府已充分接过所有安保责任，并为定于10月10日举行的第三次冲突后大选制定了具体计划和时间表。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相关国家摆脱冲突时，会经历重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人们期待联合国特派团能够在此过程中进行调整，以鼓励国家政体深入开展和解与巩固和平工作。联合国的过渡工作虽然会像开展这项工作的背景那样千差万别，而且受到驻在国政府决策的高度影响，但过渡必须是对一国政治、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作出的反应。之所以计划开展联利特派团的过渡，是因为要确保利比里亚发展和安全议程的连续性，目的在于巩固和平红利，确保该国能够更加侧重于建立社会整体安全系统的问题。

我的通报将重点谈谈缩编考量和相关问题以及联利特派团当前配置和授权，并就审议缩编和相关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在规划和管理将要大幅缩编、撤出或关闭的联合国特派团的过渡时，指导考量的因素千差万别。联利特派团缩编考虑到了联合国总部和特派团作出的若干规划准备和指导。这些工作包括尽早统筹开展过渡规划，该想法深深扎根于领导层、其他工作人员和驻在国的心中。规划指导描绘了缩编的明确目标，指出了一些基准和时间表，特派团也将过渡问题纳入了一项无所不包的规划工具。现已任命了一名专门负责此类任务的规划干事，同时加强了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团队合作，以便通过在可行的情况下使用快速反应部队，填补过渡规划进程中的漏洞，协助消除利比里亚潜在的安全问题。

在过渡工作的各个阶段，联利特派团在整个缩编进程中，反复介绍并征求利比里亚政府、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非洲联盟等国际伙伴的看法。联利特派团的斡旋对过渡工作的时间安排、范围和预期基准起到了影响和指导作用。联利特派团关于同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经常性对话和系列性接触的倡议，帮助利比里亚政府毫无拖延地接受了过渡议程。继续开展了与包括利比亚民间团体、反对党、妇女和少数民族代表在内的各方的协商。联利特派团有意使过渡工作保持正轨，从而实现其目标时间表，利比里亚政府也同样被要求把过渡视为其自身工作，这项工作如若失败，就会对利比亚政府和人民产生严重影响。

管理过渡进程中的后勤支助问题对于联利特派团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和中国工兵将因缩编进程回国。利比里亚的大雨和路况不好致使工兵无法提供支持，对联利特派团主要供给线进行维护。联利特派团通过使用计划之中的空投，对实地一些关键地方的最重要物资予以补充。为了实事求是评估和报告情况而开展的——特别是在内地开展的——预警巡逻和摸底工作，取决于这些地区天气是否晴好。由于缺乏合格工作人员，弹药认证过期和弹药处置以及营地维护已成问题。联利特派团不得不从姐妹特派团那里借用弹药技术人员，在部队轮换前对弹药进行认证。

联利特派团根据缩编要求，调动国家工作人员的能力，在一些已撤出的重要地区开展工作，同时也对需要保持合格国际工作人员为特派团提供支助的问题进行了评估和平衡考虑。联利特派团继续开展人员配置需要评估，以确定在从缩编到清理结束这一阶段所需的技能，以便填补关键人员缺口。利比里亚国家警察和利比里亚武装部队——包括其它安全机构——的能力建设和素质参差不齐。利比里亚武装部队有大约2 000受过训练的成员，其中包括工兵和军事警察排，而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约有5 000人，且主要驻守蒙罗维亚。装备和后勤维持工作对于安全部门来说一直是一项艰巨工作，特别是在部

署在蒙罗维亚以外地区的情况下。联利特派团和国际社会其它成员一直在全力视情向安全机构和利比里亚武装部队提供指导、训练和后勤支助。

因利比里亚顺利开展了冲突后的最初选举，联利特派团很早就已开始实施过渡，进而分期缩减军事部队。此后，联利特派团继续调整其工作人员数量，协调其活动，并与其它国际伙伴合作，以便实现维持和平建设和和平与冲突后和平与稳定所需的发展之间的一致性。特派团制定了缩编计划并继续执行该计划，有系统地关闭了其外地办事处，减少了其对若干工作的投入。由此促成的2016年6月将维安职责移交给利比里亚政府、过渡计划和基准的制定以及战略评估小组2016年9月的访问，都是联利特派团缩编进程的一部分。

2018年6月，目标是清理结束的过渡进程得到了第2333（2016）号决议的支持。正在为支持此类努力开展预算程序。各项进程按照维持和平行动部/外勤支助部《清理结束手册》作了精心规划，妥善传达给了利益攸关方，并得到利比里亚政府的政治支持。对于战略评估小组报告的审查以及随后发出第2333（2016）号决议都凸显出，联利特派团直到利比里亚2017年大选结束都将保留剩余能力。该决议还赋予一项授权，内容包括保护平民；通过帮助利比里亚政府发展对于利比里亚国家警察的领导力、内部管理、专业化和问责机制，支持司法和安全机构改革，特别侧重于选举安全问题；促进、保护和监测利比里亚人权活动；保护联合国工作人员、设施和装备，以及确保联合国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支持利比里亚政府建设能力，克服2017年大选中紧迫的能力差距。

联利特派团始终采取主动积极的做法，确保正在关闭的所有营地都符合环境可持续性标准。定期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向利比里亚人和国际社会成员通报和宣传过渡时间表。第2333（2016）号决议是关于联利特派团的最后一项决议，因为它规定了特派团最终关闭的时间表。

从最广义来说，多层次特派团的过渡和缩编表明其在一个国家的授权存在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过渡可能包括联合国特派团的启动、重组、缩编或撤出，但特派团领导层必须牢记需要尽早统筹开展过渡规划工作。涉及过渡阶段的规划考量必须透明和灵活，并定期加以审查和调整，以确保其具有实际意义。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顺利过渡将要求全国范围普遍接受以及享有自主权，也要求安全理事会以及主要捐助者和区域伙伴给予大力支持。因此，规划指南应涉及各相关伙伴，在联合国总部进行高级别磋商，并与各国家行为体、包括主要的政治行动者、少数团体代表、民间社会团体、妇女领袖以及媒体进行更加广泛的协商。对外勤特派团的战略评估必须顾及在特派团缩编与关闭的过程中保持平衡，以保证联合国资产与人员安全所需的安全部队。

我愿提出几点建议。处理过渡阶段的规划方面的各种考虑应该是明确而灵活的。规划特派团缩编应该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做法，同时铭记：在特派团清理结束之前，必需保留一支兵力合理的部队和充足的人力。总部应该采纳能减轻缩编和特派团资产撤离对实地不利影响的战略。应该细致地规划和沟通特派团清理结束战略，并应得到特派团领导层和当事国政治上的支持。特派团应尽早进行人员配置需求评估，以决定整个清理结束阶段所需的技能。特派团应在特派团存续期的早期订立国家能力建设进程。信息与记录管理应该从特派团一开始就被作为优先事项，而不是等到清理结束阶段。文件记录应包括即将撤离的特派团和牵头部门进行的经验教训总结和对过渡进程、任务授权的执行情况以及这方面面临的各种挑战进行的行动后审查。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Uba少将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巴罗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在聆听了我们各位通报人在本次极其重要会议上的发

言之后，我要感谢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的介绍发言，特别是把我们大家召集在这张会议桌前开会。我还感谢各位部队指挥官与安全理事会分享他们对有效执行他们所负责的安理会授予他们的维持和平行动任务授权的看法。这也给他们机会向我们反馈他们在各行动区的日常经历。

这次活动非常必要，因为它是在我们寻求努力调整维和行动及其任务授权的方向以适应当前现状的审查背景下举行的。我们认为，对安理会来说，要更好地顾及各行动区的挑战与具体情况，最好的办法是与部队指挥官和维和行动进行互动。让我们回顾一下：每项行动都是独特的。

本次会议对于我国代表团尤其重要，因为我的国家塞内加尔参加了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以及联合国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部队总人数达到1,513人，还有一个由一个步兵营和一个战术直升机分队组成的特混部队。2017年下半年，已部署的部队人数将增至2,253人。直升机分队将在必要时受命在利比里亚进行干预。

我们愿再次感谢各位部队指挥官常常在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工作，以落实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任务。具体而言，我赞扬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中非稳定团、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以及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部队指挥官的重要通报，他们的通报凸显出我们的特派团面临各种政治、安全以及战略挑战。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无疑将取决于我们特派团的效力和本组织的形象与公信力。

说过此话之后，我现在想请问部队指挥官几个问题。

关于中非稳定团，我愿首先就过去数周柬埔寨和摩洛哥士兵在冲突中丧生向巴拉·凯塔中将表示深切慰问。我还愿证明，我们对凯塔将军在执行任务中表现出专业素质感到满意。此外，我还愿借此

机会，向在马里牺牲的马里稳定团旗下的两名乍得士兵致敬。我们向乍得表示诚挚慰问。

凯塔中将先前提到，攻击直升机被首次用于阻滞武装团体的推进。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他做出这种决定。我提醒安理会，该决定前所未有的，因而极富勇气。第二，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使用此类空中资产可在执行授权任务、特别是在保护平民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联利特派团，塞内加尔特遣队在马里稳定团服役时，也就是说它在马里时接到命令对利比里亚进行干预。我们见到的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资产退役和移交中非稳定团的经历表明，此类行动需要良好的规划和两个特派团与秘书处之间的协调。我请问Salihu Zaway Uba少将：为接受该特遣队及其业务整合做出了什么安排？

关于特派团的过渡与撤出战略，我们看到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必需进行早期规划，这种规划要适当考虑实地的状况和关闭维和行动所要实现的目标，并且兼顾过渡到一个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或者其它安排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利比里亚的过渡将依照作为联利特派团计划中缩编的一部分而制订的建设和平计划进行，它可成为其它特派团努力效仿的基准。我想听听联利特派团部队指挥官对规划与制订战略以使联利特派团有序撤离和撤出而不损害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长期目标的努力这方面经验的看法。

兰贝蒂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愿借此机会，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和各位部队指挥官的通报。它们是对当前关于维和改革的辩论的宝贵贡献。

在一个全球安全挑战激增的世界上，我们坚信，维和仍应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我们对此坚信不移，我们是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中最大的部队派遣国。我们正在这方面继续努力。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应该以一种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加以使用。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全面的做法，

应该在预防、建设和平以及保持和平这个更加广泛的背景下，通过某种必须把寻求政治解决作为我们主要目标的和平连续体，来界定和平行动。

因此，应该对维和特派团进行定期审查，以评估其有效性、履行任务授权的情况以及是否有必要进行调整以处理实地不断演变的情况。这样就能查明并从而填补潜在的缺口。在这方面，听取部队指挥官的通报和评估并就可能的备选方案进行深入探讨至关重要。

在听取部队指挥官今天的发言之后，我们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局势感到关切。我们赞同姆布伊塞罗·姆格韦中将的意见，即：该国各地突然出现的威胁需要一个更加机动的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从而确保在几个省份保护平民，并在选举前的阶段协助该国政府。有鉴于此，灵活性是关键。我们相信，上一次对任务期限的延长将提供充分灵活性，延期还预计使用该地区其它特派团的部队和资产，今后几个月中，联刚稳定团将能够改善表现，由此提高机动性和效力。

中非共和国局势是另一个例子，表明和平特派团今天面临的不同挑战和不对称威胁。我们赞扬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采取了强有力姿态，阻止中非共和国武装团体进一步控制该国更多地区。但是，十分遗憾的是，最近几周，特派团遭受了致命性袭击，导致五名维和人员死亡和其他几人受伤，我们再次对来自柬埔寨和摩洛哥的牺牲人员家人表示衷心慰问。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最近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牺牲的人员表示悼念。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要强调中非共和国欧洲联盟军事培训团提供的支持，训练团正在为恢复国家和谐作出重要贡献。区域行为体的参与和区域及次区域组织的作用是建立有效和成功政治进程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欧洲联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补充其它相关行为体在实地作出的努力。

我们还认为，国际社会与中非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框架证明是一项宝贵的合作工具，并且是一个例子，清楚表明如何把特派团的任务授权与政治进程联系在一起，以确保由当地主导稳定进程，并且防止对特派团的依赖。

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其行动地区风险很大，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会导致事态由于各方之间的偶然冲突而出现始料未及的升级。为求预防性外交，我们建议观察员部队效仿同一地区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模式及其出色的三方协调机制，加强其与各方的协调机制。三方协调机制已经表明，协调联络职能对维和特派团维护稳定、化解紧张和防止事件升级来说有多么重要。

关于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在近14年之后，所有人都肯定这个维和行动取得的成功。多年来，联合国在该国的存在帮助重建了破坏性内战所摧毁的东西，并且让利比里亚政府对自己的安全负起完全责任。与此同时，联利特派团是灵活的现代维和办法的例证，其基础是通过管理一个国家部队和警察部队的循序渐进办法，与其他区域维和行动之间适当的一体化机制以及与建设和平层面的协调，目的是确保在2018年3月有序撤出。过早撤出或许适得其反。因此，战略耐心必须作为我们评估的核心。

最后，我感谢主席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听取部队指挥官的意见，并与他们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我们愿意继续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一起讨论维和行动，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建立尽可能有效、尽可能负责任而且更智慧的特派团。

里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提供机会与部队指挥官进行互动式讨论。我非常感谢各位部队指挥官，也感谢让-皮埃尔·拉克鲁瓦所作的通报。

明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因此，我首先要对我们所有部队指挥官的英勇、奉献和领导

表示敬意，也要向为他们工作，支持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和平行动的所有男男女女致敬。是联合国维和人员把安全理事会的言辞化作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他们确实处在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全的第一线，在一些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困难环境中提供服务，有些时候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不幸的是，这种奉献精神 and 决心有些时候需要他们付出生命代价，就像昨天两名乍得维和人员在马里所做的那样。我们赞扬他们的勇气和他们作出的最大牺牲。

我们应当为所有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服务感到自豪。使用维和人员确实是联合国72年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是，与联合国的其它方面一样，维和也需要改革。维和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现代化。总是可以做更多工作来提高联合国维和的效率和效力——改善特派团的规划、承诺提供更多部队和能力，并且提升特派团的表现，不仅仅是把各种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减少为零，还有其它业绩方面。

今天下午，我们听到了维和行动面临的若干挑战，特别是在高威胁环境中行动的特派团。我们听到，特派团正在如何改变其行动方式、手段和目标。我的最主要问题是，这种改变的速度是否跟上全球变化。我要用三个更具体的关切问题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的第一个问题与在维和工作中使用情报和技术有关。在纽约这里，关于这个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会员国最近要求特派团增加使用维和情报，这是我们所认为的必要的维和行动现代化的一部分。我希望听一听部队指挥官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为加强特派团对局势的了解取得了什么进展。

第二点与妇女在维和方面的作用有关。在伦敦的联合国维和问题国防部长会议上，许多会员国承诺增加参与维和的妇女人数，特别是通过部署更多女性军事观察员。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离实现到2020年使参与维和妇女人数翻倍的承诺仍相距甚

远，听取部队指挥官关于采取什么行动来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目标的建议将十分有益。

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我想就我们如何确保特派团确实正在提高效率和效力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获得有合适技能的合适的人、合适的装备和合适的培训，把他们在合适的时间放在合适的地点？通过一系列维和问题部长级会议和部队组建会议，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以便增加可用维和人员后备库，由此来增加可以使用的总体能力。部队指挥官认为，这些努力迄今带来了什么不同？我们是否在作为一个集体创造特派团需要的能力？维和人员是否比以前更快具备这些能力？

针对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部队指挥官的发言，我还要问他一个问题。作为部队指挥官，他和他的同事正在做些什么来确保他们指挥的所有部队都对维和基本原则有同样的理解，包括对于在什么时候使用武力是必要和适当的？

同样，我想听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指挥官谈一谈太多官僚程序如何会减慢决策速度，使更有战略性和更有力维和办法产生成效变得更加困难？我希望听一听关于我们如何更广泛消除这种繁文缛节的其它想法。最后，我们大家能进一步做些什么来继续提升各个特派团的表现，并且加强每个特派团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问责。

最后，我谨再次强调，我们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本组织王冠上的明珠。这是联合国的独特卖点，我鼓励所涉各方、包括我们所有人保持雄心壮志，以确保变革达到足够快的速度，从而使维持和平行动能够符合现代需要，并在二十一世纪能更加有效和高效地执行其任务，真正保护需要保护的人们。

斯考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也谨首先感谢今天的通报人非常有见地的发言。与马修·里克罗夫特一样，我也要在发言的开头向为联合国服务的英勇的男女工作人员致敬，他们每天都置身

于世界上一些最困难、最危险的环境。我们赞赏他们的投入，这使无数生命在过去70年中得到拯救。

今天的通报会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机会，可藉以讨论维和领域在行动方面面临的挑战，特别是考虑到目前正在审查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我们欢迎秘书长努力为保持和平采取一种更加全面的做法。这项工作值得我们全力支持。我们鼓励秘书长大胆提出建议。

政治优先这一更广泛概念是确保和平行动有效开展和成功执行维和任务的关键。由于可持续和平只有以政治解决方案为基础才能实现，因此必须为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支柱制定政治战略。军事组成部分是这些综合战略的关键部分。明确和可衡量的目标——附带有后续行动和向安全理事会汇报的基准——应当为这些综合特派团提供规划和领导。

今天的通报会强调了各特派团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而且还表明，必须对所有特派团的配置问题采取符合具体情况的做法。需要通过高质量的冲突分析来支持这项工作，包括借助联合国整个系统共同整理的情报和分析。

经验表明，商定更现实、符合具体情况和灵活的任务将增加取得成果的可能性。在授权范围内，需要对任务进行优先排序，有序实施，并随时间推移作出调整，我们鼓励努力提高灵活性和纠偏能力，包括通过整个系统的坦率投入以及加强与当地社区接触的能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必须扩大实地的权力，包括简化行政程序和实现更大的权力下放，同时确保任命最高素质的候选人领导这些联合国外地特派团。

为能力建设需求以及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更好地报告所遇各种限制提供支助至关重要。所有维和人员以及派遣国都需要做好适当准备、接受适当培训、配备适当装备，以便应对他们将在实地面临的各种挑战。

安全与人权之间存在固有的联系。人权组成部分应当成为和平行动的标准，以便提高其质量和效

力，尤其是在促进平民权利和保护平民方面。保护和促进人权必须成为整个特派团的做法。此外，如果从特派团一设立就开始采用性别平等视角，就会有助于增强我们部队的行动效力，提高其对局势的认识，并给他们带来更多安全。所有特派团应不断报告如何将性别考虑纳入整个行动。

现在我要就今天通报人提出的一些看法作出回应。

第一，关于缩编，各方提到的这类跨支柱政治战略应当为成功缩编奠定基础。经验告诉我们，联合国在如何处理过渡方面仍有改进的余地。有必要尽早与所有相关行为体合作，分析和规划维和行动的撤离战略和过渡阶段。在对缩编后立即能实现的目标作出现实预期的同时，必须得到政府推进关键结构改革的明确承诺。例如，我们想知道，联合国是否具备——通过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利比里亚履行雄心勃勃的建设和平计划的条件和资源。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主席，我们认为，委员会在监测和跟进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以便国际社会在利比里亚这一重要过渡阶段执行建设和平计划方面提供必要支助。

第二，如果想要强有力地维持和平，就必须为特派团实现其目标提供与其任务授权相匹配的适当的能力。稳健的立场也需要灵活性，以适应已发生变化的环境。在这方面，直升机、情报和快速反应部队以及适当培训部队是关键。除了军事和警察资源之外，这也是一个人权专门知识至关重要的领域。在制定保护平民的战略时，我们需要考虑与长期后果有关的短期目标。当地的参与对于了解冲突的动态以及使特派团能够仔细权衡其选择同样至关重要。

最后，维持和平是联合国和平与安全工具箱中一项不可或缺、独一无二而且被许多评估证明很成功的工具。但是，它必须随着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性质的不断变化而演变。在支持这一演变过程中，

我们绝不能放弃我们对提供服务的人和我们努力保护的人作出的承诺。

西松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Mgwebi中将、梅农少将和凯塔少将今天下午所作的通报以及他们对本组织理想所展现的承诺。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每天为联合国效力，保护世界上最脆弱的人，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与各自所指挥的部队身处前线。

正如许多同事所指出的那样，其中一些官兵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谨对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的维和人员本月以身殉职以及去年其他9名维和人员以身殉职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我们认识到领导联合国维和部队极具挑战性。部队指挥官是在日益危险的环境中——而且有时是在政治领导人并未真心致力于执行最终导致他们部署的协定的情况——开展工作。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授权也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令人困惑——这点在有些地方无可否认。因此，我们今天倾听他们对其面对的挑战发表来自实地的见解非常重要。

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挑战是业绩和问责。作为部队指挥官，他们对我们在外地的维和人员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我们指望他们的领导，因为他们是最先追究其所指挥的军警人员行为责任的人。在性剥削和性虐待方面尤其如此。我们大家都谴责此类虐待，要求零容忍，但他们是最能直接确保这些罪行不会在其监管下发生的人。他们也对维和人员业绩有最清晰的看法。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否遇到业绩问题。如果他们帮助我们查明问题，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安理会最好先从我们自己维和团领导人那里了解到问题，而不是后来不得不处理其后果。标准化、客观的业绩报告将对我们大有帮助，我们鼓励特派团领导人有效利用现有的系统来跟踪和记录业绩，并接受现在正在开发的系统。

我现在想谈各个通报。

首先，我感谢凯塔中将关于强大维和行动的通报。我们赞扬他表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中非稳定团）愿意冒风险对武装团体采取果断行动；支持政府；积极保护平民，并在中非共和国提供安全。中非稳定团在庞巴里的积极有力反应是所有维和团的榜样。但是，中非共和国境内对中非稳定团的威胁正在迅速发展，需要立即作出回应。因此，我想问：是否可以说，在授权范围内有足够的灵活性来确定业务需求？

下面的话是对姆格韦比中将说的。与所有维和特派团一样，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中，我们必须着眼于改进特派团的业绩，包括为部队干预旅松绑，使其能够获得更大的流动性，并建设在该部队服务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能力。确保对不良业绩、行为和纪律的问责仍然是美国的优先事项。关于联刚特派团，鉴于国家规定的限制条件，姆格韦比中将提到了迅速调动部队的困难。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确保在情况需要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

下面的话是针对梅农少将说的。我们知道，自1974年成立以来，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近年来，这些挑战源于其行动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特派团耐心地与各方合作，获得安理会对其设备和部队保护方面的重大升级的支持，并计划成功返回隔离区的叙利亚一边。我们赞扬将军努力执行这一艰难的战略，并为观察员部队的未来作出非常积极的规划。能否向我们提供额外的细节，说明如何处理部队保护问题，同时确保特派团完成任务？是否存在可用于特派团运作的独特环境的特殊技术？

关于乌巴少将的通报，我们看到维和团的缩编是多么困难。自去年12月第2333（2016）号决议通过以来，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兵力大幅度减少。现在离2017年的总统和立法选举只有六个月时间。剩下的部队如何准备在选举期间为安全提供后备支持？最后，在我们继续审查维持和平行动时，我们期望看到其他特派团缩编。联利特派团缩编

方面有什么其他经验教训可以有效地用于其他特派团？

吴海涛先生（中国）：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和四位联合国维和行动指挥官的通报。中方对各位指挥官和全体联合国维和人员展现的卓越勇气和奉献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对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牺牲的维和士兵表示深切哀悼。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维和行动面临的环境和任务更加复杂，有效开展维和行动面临严峻挑战。各位指挥官的通报使安理会更全面地了解了有关维和特派团的实地情况，以及维和人员为履行授权所作的努力。我愿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维和行动基本原则在新形势下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当事方同意、保持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等维和三原则，是维和行动不可替代的基石。维和行动应妥善处理同当事国关系，尊重当事国主权，重视当事国意见。安理会应结合当事国意愿，妥善处理维和行动撤出问题。

第二，要积极推进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一些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导致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一些维和任务区“无和可维”，本地区其他维和行动履职亦受到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应加大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力度。维和行动应配合相关努力，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第三，改进维和行动授权，确保现实可行。近年来，保护平民已成为联合国有关维和行动的授权之一。维和行动在履行保护平民授权时，应在尊重当事国主导的前提下，明确实施范畴、条件和权限，同当事国行动形成有益补充。在维和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现实面前，需从政策和执行层面，就保护平民授权制定现实可行的具体规则。

第四，要确保维和向建设和平、发展重建平稳过渡。联合国维和行动应根据驻在国实际情况和形势发展及时调整授权和规模，与地区国家、区域和

次区域组织、联合国发展机构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加强协调，有针对性地向当事国提供帮助，支持当事国加强安全能力建设，推动当事国早日实现自主发展。

联合国16个维和特派团中9个位于非洲，联合国维和行动前20大出兵国中12个是非洲国家。加强同非洲国家在维和领域的沟通协调，是有效改进维和行动的必然要求。中方支持联合国认真听取非洲国家在维和领域的意见和关切，大力支持非洲维和能力建设。

中国一贯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出兵最多的国家，也是第二大维和摊款出资国。我们正在全面落实中国领导人宣布的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各项承诺。中方愿同维和行动一线指挥官加强沟通，并同广大会员国一道，为进一步改进联合国维和体系作出我们的努力。

坎迪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和各位部队指挥官的全面通报。请允许我表示，我们高度赞赏他们在冲突地区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实现稳定所作的努力和奉献。

过去两年来，联合国目睹了和平与安全框架的发展，这一进程主要建立在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进行的审查基础上。面对导致冲突严重复杂化的各种安全局势，我们必须改革维和行动，并为应对新挑战提供必要能力。因此，应当在整个应对冲突局势工作的框架内看待维持和平行动，从而确保这些行动的任务授权包括综合的政治、方案以及行动方法，它们可归纳为以下六点。

第一，任何维和行动都不应当不现实地背负超越特派团能力或未考虑到实地政治和安全现实的目标。

第二，行动要有撤离战略。它们应当有明确的标准和确定的时限。应当定期进行审查，使安理会

能够根据实地要求调整和发展任务授权，而不是开展预先确定的裁减经费工作。

第三，必须与东道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应建立在国家自主权、协调和谈判基础上，从而为维和行动的成功作出贡献，并避免形成障碍而可能影响其业绩。

第四，我们必须集中建设国家安保能力，使有关国家能够承担起保护本国民众的责任并避免国家依赖维和行动，这种依赖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使未来的撤离更加困难。

第五，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联合国多层次评价系统，它要考虑到整个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效率，从而确保联合国和各国际机构和方案所起作用的综合性，所有这一切都应把实现和平的可持续性以及解决冲突根源的整体性观点作为出发点。

第六，应当加强秘书处与部队派遣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在大会于3月10日第71/278号决议中通过的总体框架内，对维和行动中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

让我借此机会强调指出，埃及全力支持维和行动。这反映在我们愿意参加最艰难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是在中非共和国、马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展的维和行动。我们提供尽可能最高水平的部署前培训，以及履行任务授权所需的适当装备。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乌拉圭组织召开本次重要和备受期待的与负责具体维和行动的将官们进行交流互动的会议。我还要感谢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以及负责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军事部门的将官们就对维和行动的成功极为重要的问题所作的通报。

请允许我向他们以及部署在世界各地的逾10万名维和人员表示敬意。若无他们的日常行动、个人承诺和勇气，以及他们的士兵，那些最近在中非共和国和马里显示愿接受最大牺牲的男子和妇女的勇气，我们这个因危机扩散而被严重削弱的世界会处于什么状态？日益面临直接和往往不对称的致命威胁的蓝盔部队，拯救了多少平民的生命？我要向他们保证，我们钦佩、信任和支持他们的崇高任务。最重要的是，我还要向他们保证，在安全理事会，我们不断给予关心，为确保他们的特派团取得成功而提供所需的任务授权、手段和政治支持。

我们在安理会有责任充分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士兵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复杂环境和安全威胁。为此，我们今天听取他们的通报，更多的是与部队派遣国定期对话。现在，安理会每次采取主动行动延长一个特派团的任务期限，都系统性地地进行这种对话。

今天，我要强调支撑他们日复一日工作的三个关键点。

第一，我们铭记，他们的军事行动一直在顺利进行，在部署前培训阶段如此，在部署阶段当然如此，在撤离阶段也是如此。若无安全理事会、秘书处、部队派遣国和东道国的所有行为体在纽约进行综合规划，那将是不可能的。这一综合规划还必须在活动地点通过所有组成部分的协调行动继续进行。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第二，我还要强调，必须向他们提供执行任务的手段。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承诺。我们在安理会有责任确保他们部署的是受过最好训练的部队。为此，我要强调区域维和会议、特别是2016年10月在巴黎举行的区域维和会议的重要性，那次专门讨论在讲法语环境中维持和平的问题，强调语言培训的必要性和与当地民众交流互动的重要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部署他们的部队时，不能有国家隐性的限制，要提供可接受和标准化的保护能

力，还要有协助能力，使他们在开展行动时，在确保效率和得到保护方面享有最好的条件。我们甚至几乎无需在此强调，就关键能力建立完全一致和统一的指挥结构至关重要。在这里，我要强调医疗后送能力，这种能力必须1天24小时，1周7天都具备，因为威胁不会在周末或晚上停止。我还要提到部队在行动区面临简易爆炸装置的情况下，为保护部队免遭这种威胁所需的设备。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关于强力维和，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如果我们要求部队指挥官执行强有力的任务，那我们自己就应该致力于在完全符合其接战规则的条件下，为他们提供各种必要的政治支持和足够的能力，还必须给予他们成功完成其任务的手段。这是我们对他们在道义上的承诺。

为了使部队指挥官能够表达出他们目前的关切，同他们举行这次年会至关重要；他们任何时候都应该毫不犹豫地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安理会把他们看成是我们服务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武装部门。

在发言的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向部队指挥官致敬。或许，他们目前的维和职责基本上不是军事性质的，但这一任务只有军事力量才能成功完成。我再次热情地感谢他们作出堪称楷模的服务于和平的承诺。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众所周知，当今的世界局势需要联合国更深地介入和平与安全领域。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强有力的国际安全力量出现，就不可能可持续地缓解局势并取得和平解决和建设和平的进展。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安理会必须仔细地制定每一个维和行动的任务授权，并根据来自实地的全面和可靠的信息，相应地更新任务授权。

在这方面，今天的通报具有实际价值，我要衷心感谢副秘书长和部队指挥官宝贵的发言。

在有可能做出的许多改进中，我认为联合国可以大大受益于协助其和平行动的尖端技术。错过这

样的机会意味着失去和平的机会，这在过去发生得太多了。在这方面，我要响应安理会在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的数次协商中提出的观点：部队使用有现实意义的尖端技术仍是有待实现的优先事项之一。我知道秘书处打算探讨在特派团部署感应和警报技术的选项。如果安理会可以得到这一领域新的进展情况，我将不胜感激。

我要重申我们的观点，观察员部队仍是该地区长期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在这方面，我赞扬旨在使观察员部队回到隔离区并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努力。

正如其他发言者那样，我也要谈谈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的活动。我认为，联合国在中非共和国的维和行动对于支持该国新领导人在全境努力实现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武装团体的持续存在及其日益暴力的活动正造成平民大量伤亡、中非共和国的人道主义局势恶化、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加。

我作为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主席，就要专家小组提供的关于武器和战斗人员经常从邻国流入中非共和国的信息表示严重关切。

正如先前的发言者那样，我谴责对中非稳定团的各种袭击和挑衅行为，其中包括残酷杀害维和人员，以及最近对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袭击。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可能构成战争罪。

利比里亚很快就要纪念自利比里亚那场漫长而血腥的内战之后长达14年的和平。该国的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政府已表现出在实地有效确保安全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至为关键的任务就是及时从维持和平过渡到切实的联合国建设和平的措施。

我期待着今年10月，利比里亚能实现和平和民主的权力过渡。这对该国来说是真正的里程碑，也是联合国的成功案例。各部队派遣国通过为联合国在利比里亚的维和努力作出积极贡献，为取得这项成就发挥了作用，乌克兰作为其中一员感到自豪。

乌克兰部队还继续服务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安理会最近更新了该特派团的任务授权（见S/PV.7910）。特派团必须继续其部队转型进程，成为一支灵活、敏捷和机动的部队，以适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前面临的挑战。我国代表团还支持特派团优先进行关于保护平民的谈判。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前夕，与我的同事一道向所有联合国蓝盔部队致敬。他们全心全意的服务被普遍认为是本组织最有意义的象征。我要通过部队指挥官，向所有人表示感谢。

川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同先前的发言者一道，感谢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和实地指挥官切实和信息丰富的通报。

我要感谢所有维和人员的服务。我还要对过去两周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6名维和人员的丧生表示哀悼。由于每个特派团的军事部门都由各部队派遣国的部队组成，部队指挥官的作用对于确保特派团的统一、有效的指挥和控制以及高标准的行为和纪律极为重要。

但是除了部队指挥官的作用外，至关重要的是提高部队派遣国的能力，以增进每个特派团军事部门的表现。日本一直为部队派遣国的能力建设作出贡献，并计划进一步加强这些努力。

我现在谈谈几个具体有关特派团的问题。

首先，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我们对开赛省的局势感到关切并予以密切关注。我们感兴趣的是自从通过第2348（2017）号决议和实现部队转型以来，联刚稳定团如何提高其效率和表现；我们也感兴趣的是联刚稳定团如何在部队减员的情况下应对开赛省暴力上升的局面。

随着我们日益接近选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多端。联刚稳定团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关于中非稳定团，我们对该国东南部针对特派团和平民的暴力日益加剧深感关切。我们呼吁所有武装团体停止暴力，放下武器。我们支持中非稳定团在中非共和国全境，包括在班巴里和班加苏积极有力的姿态。令人遗憾的是，在班加苏，中非稳定团和平民都有人丧生。因此，加强中非稳定团的能力，充分执行其保护平民的任务很重要。

我们正密切关注在班巴里恢复国家权力的试点模式是否能复制到其他地区，以及安全部门改革如何取得进展。

最后，关于联利特派团，即将举行的选举和平权力移交将代表联利特派团过去13年的工作成果，也是特派团的最后任务之一。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联利特派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必须密切合作，确保在联利特派团离开之前将主要职能成功地转交给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Woldegerima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们要感谢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和所有部队指挥官所作通报。明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我们也与其他人一道，向在联合国旗帜下在世界各地不同维和行动中服役的勇敢的男女维和人员致敬。

我们要重点谈一谈维和部队今天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部队指挥官向我们介绍的那样。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部队派遣国，我们对部队指挥官提出的问题和关切颇具同感。毫无疑问，维持和平人员越来越多地部署在发生持续战斗、以不对称威胁为特征的高风险环境中，在那里保护平民，支持复杂的政治进程。

专门针对维和人员和无辜平民的袭击不仅在增加，而且越来越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最近发生的导致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和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维和人员死亡的事件明显表明，这些威胁的规模、频率和复杂性都在增加。因此，维和行动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动态。

因此，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和业务方法从未如此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想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正如许多人重申，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基本原则的务实和灵活的解释的必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关于传统维和与执行和平的辩论应加上最低限度并以更细微的方式加以审视。维和人员在面对对自己或他们应该保护的无辜平民的重大威胁时，不能无动于衷。部队指挥官今天所说的话很有启发性，确实需要研究这个问题。

其次，维和人员应有强有力的任务规定，要有基于透彻的情况分析、威胁评估和规划的接战行动规则概念。这将使他们在面对致命的危险时，有一个强有力的姿态实行自卫，保护平民。然而，仅有明确的任务、行动概念和接战规则是不够的。

因此，我的第三点是，维和人员需要有足够的力量，足以威慑那些威胁特派团任务、威胁平民和维和人员本身的破坏者。我们需要确保维和人员拥有足够的装备，包括增强军力和战斗力的手段，以便在不对称的环境中有效地对抗敌对行动和执行任务。维和人员还必须获得适当的培训，并掌握在不稳定的安全局势中开展行动所需的技能。

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也不幻想以前提到的战略和行动挑战会轻而易举地克服，但鉴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必须予以尽快解决。否则，保护平民的承诺仍然只是一句反复重复的空话。

最后，我不想在其他代表团已经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再提出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想提出的一些问题已经提出。我只想感谢所有部队指挥官在困难的情况下所作的努力。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以西班牙语发言）：玻利维亚愿感谢主管维和行动事务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的发言，感谢四位部队指挥官内容翔实的通报。

玻利维亚同先前诸位发言者一样，向那些在各特派团履行职责过程中，特别是在最近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综合稳定团事件中，失去宝贵生命，以身殉职的士兵和文职人员，致以敬意。我们还要向世界各地的联合国维和特遣队的每个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赞誉。尽管受到限制，包括资源不足，实地困难条件和挑战性安全环境，他们仍然不遗余力地履行使命，执行任务。还要感谢那些派遣军事人员、警察、观察员或文职人员的国家，感谢它们对联合国系统以及遭受冲突和不稳定的国家所表现出的慷慨、团结和承诺。

玻利维亚一直致力于作为会员国所应承担的义务，积极参与维和行动，自1995年以来为各特派团派出了军事人员，如联合国安哥拉观察团、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观察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联合国危地马拉核查团和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适当的人员选拔和在和平行动营的培训，使我们的士兵成为世界各地具有优秀资格的精英军事人员的一部分。

国际局势正在发生重大变迁，它不是也永远不会是静态的。恐怖主义团体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断威胁突出表明，维和特派团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使之能够更有效地适应和消除这些威胁。除了恐怖主义团体的影响之外，还有极端暴力和动荡的危险环境，导致特派团遭受悲惨的生命损失。玻利维亚重申强烈反对此类行径。

我们强调安全理事会为实现现有任务规定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在实地的所有有关各方必须团结一致，加强金融、战术、行动和战略等各方面的工作，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原则。

最后，重要的是改善维和特派团的物资装备，以便能够控制发生危机的地区，其主要目的是履行任务。因此，还应通过不断在各特派团和地方当局之间进行协调和交流信息来实现有效性。不言而

喻，如果没有东道国的支持，任何维和行动都不会成功。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要感谢副秘书长让 - 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情况的评估。我们感谢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综合稳定团和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向我们介绍其特派团的状况。

现代危机引发的问题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执行任务时，不时遇到对平民和维和人员本身的恐怖主义袭击、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武器和毒品等情况。部署的国家和各自的行动区的情况各具特点。联合国特派团越来越多地在冲突的至少一方不是国家行为体的情况下工作。实际情况是，其中一方是武装反对派或非法武装团体。

此外，我们看到一个存在双方传统冲突的地区出现了不受任何人控制的第三方。例如在戈兰高地就是这种情况，在那里恐怖主义和非法武装团体现在四处泛滥。中非共和国的趋势也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那里族群间冲突频仍，以宗教或族裔为由的极端暴力不断，有组织犯罪和帮派活动泛滥。许多地区的安全机构薄弱，或根本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维和人员必须十分谨慎。此时更加需要尊重缔造和平的基本原则，即当事方的同意；公正；除出于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以及尊重安理会的任务授权。我们所听到依据当地情况作出的随意解释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也不能允许维和部队直接陷入冲突，但是，如果我们因任务授权强有力而过度卷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采取采取预防性手段应对非对称威胁时，更是如此。这也适用于进攻行动和反恐行动。维和部队利用保护平民概念作为借口，对东道国使用武力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做法就自动将蓝盔部队变成冲突的一方，挑衅政府，只会产生新的暴力。

鉴于此，在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时，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在执行2016年12月的政治协议问题上很难实行合作。我们不应该将选举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过度政治化，反而需要着眼于协助刚果人改革安全部门，建设当地安全部队的能力，打击该国东部地区目无法纪的帮派，并改善全国军事和政治局势。

我们必须牢记，政府在确保人民安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这包括打击恐怖袭击、建立政治进程、确保发展和消除冲突根源。应该提供国际援助来支持地方和区域的努力，但不能取代这些努力。

关于在降低财政支出的同时，提高维持和平行动的有效性，我们注意到需要改进任务规划、及时进行特派团改组和制定退出战略方面的做法。在缩减特派团能力的同时，将诸如解决性别问题、建设和平和防止冲突升级等通用职能纳入任务授权，这种做法令人费解。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利比里亚的情况，在那里，蓝盔部队的任务只是建设和平。因此，我们在军事和警察部门具有大幅度缩减的空间。然而，出于某种原因，那里有700名武装维和人员和5架军用直升机。

蓝盔应该部署在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同时保持中立的地方。我们不要忘记，维和行动的实质是不存在政治解决的替代办法。这种优先做法也得到古特雷斯秘书长本人的确认。高素质、彻底的政治和调解努力应该是优先事项。世界各地的冲突历史表明，这是消除冲突根源的唯一办法，而不是无休止地处理其后果。否则，经过短暂的平息期之后，危机可能会重新出现。

萨迪科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赞扬并真诚地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以及维和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组织本次讨论会，使我们会获得关于维和行动非常重要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挑战的第一手见解。今天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部队指挥官所代表的特派团证实，现代维和人员面临多种

多样的挑战：持久的冲突，保护平民的挑战，任务艰巨的维和行动，以及缩减维和行动方面的考虑。

对于安理会来说，要了解在纽约就具体特派团作出的决定如何在实地得到执行，这非常重要。我们认识到，为应对现代安全挑战，需要调整现行做法，实施新的战略。正如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S/2015/446）所述，联合国和平行动不是开展军事反恐行动的适当手段。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区域部队能更好地开展反恐斗争，非洲联盟驻索马里军事观察团成功地打击青年党就是一个例证。因此，我们采取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做法，与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加强合作。对有些维和任务实行分工负责，甚至外包，这可以是一种良好的激励措施，能够提高我们和平行动的总体效益。

在关于维和行动的公开辩论中有人强调，我们需要加强灵活性。在这方面，我们对现有维和行动面临的挑战有了实践经验和了解，因此，我们希望能听到部队指挥官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是对反恐问题采取更加灵活做法的设想。

关于缩减维持和平行动的考虑，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联利特派团）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广受称赞的成功范例。联利特派团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规模显示武力，任务明确而全面，部队指挥部精明强干，以及军事和民警部门保持良好的平衡。重要的一点是，联利特派团的各次报告对全国局势做了坦率的评估。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的经验表明，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坚定政治承诺和维和行动的有效协调，使得实现和平的工作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最后，我要强调，联合国部队指挥官根据他们丰富的经历和汲取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要，有助于提高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效，可以为我们在世界各地维持和平的共同努力作出重大贡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乌拉圭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主管维和行动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的通报。我还要感谢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队指挥官就所讨论的四个问题通报情况，这表明他们在执行任务时面临艰难的现实和业务方面的挑战。

我想具体谈谈维和行动充分实现安全理事会赋予其所有目标的能力。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目前许多特派团在充分完成任务方面遇到重大困难。因此，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些特派团面临这些困难？应该如何来消除这些困难。

关于原因问题，我们可以确定各种情况：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授权不够明确或难以实现；特派团获得的人力资源和装备常常与分配的任务或当地现实情况不匹配；对开展维和行动的地区掌握控制权的国家或当事方强加条件或限制其充分履行职能，例如限制行动或制造官僚障碍，或者采取明显违反《部队地位协定》的行动；冲突方之间的政治进程崩溃或不存在政治进程，造成维持和平行动没有周旋余地，无法充分执行任务；存在工作人员业绩不佳或装备不足的具体情况，对执行任务产生不利影响。在上述情况下，四个主要利益攸关方，即安全理事会、特派团行动作业地区的控制国或控制方、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及联合国秘书处均有责任。安理会有多重责任，以确保维持和平行动的效率。

维和行动的设计和部署应始终以政治解决为导向，而且应保持政治势头。为此，作为维和行动基础的政治战略必须得到安全理事会团结一致的支持。另一方面，即使安理会团结一致，但若国家行为体不展现和平解决冲突的真正决心，联合国也难有作为。

安全理事会的另一项责任是确保维和行动更加灵活，具有明确和基于适当优先事项的任务规定，并且能够调整适应实地现实的变化。过去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到这方面的努力，如在延长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和联合国

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任务授权的过程中，为它们制定基于明确界定的优先事项的任务。

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一旦根据授权部署行动，东道国就有责任确保充分尊重和遵守部队地位协定条款。此类协定保护各国自愿派遣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的安全，任何违约的行为将阻碍特派团的适当运作，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作为一个长年积极参加多项维和行动的国家，乌拉圭认为，部队和警察派遣国负有极端重要的责任，因为它们在实地开展工作，执行作业任务。必须确保维和人员的装备、训练和准备得当，以执行各项规定任务。在这方面，存在预先宣布，或更糟糕的是，秘而不宣的国家限制，即所谓“但书”；缺少有效的指挥和控制；拒绝服从命令；对袭击平民的行为无动于衷；以及装备不足的情况，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们破坏有效履行任务授权的共同责任。这也是各国签署《基加利原则》的原因所在。我们敦促各主要部队派遣国审查和遵守那些旨在提高各国派遣部队质量的承诺。

秘书处也有重要作用，提供意见和建议，协助履行任务授权及作出必要的调整。我们肯定在这方面已经作出的努力，特别是定期编写有关袭击蓝盔部队或违反部队地位协定问题的报告。

最后，我对联刚稳定团部队指挥官提个问题。3月31日延长联刚稳定团任务期限时，决定减少部署兵力。我希望部队指挥官谈谈这对履行特派团任务的影响，考虑到该国目前局势不稳定。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各位通报人发言，回复提出的问题和评论。我先请拉克鲁瓦先生发言。

拉克鲁瓦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所有会员国的意见。我简单地讲几句，因为我们还要听取部队指挥官答复提出的问题。

会上多次提及我认为是对维和行动的重要期望，即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在这方面，我谨强调我认为满足这一期望的若干要素。

首先是规则和程序问题，有些部队指挥官已经谈到这一点。安理会知道，秘书长已经启动了这方面的改革，旨在简化特派团履行任务授权的程序。这对于满足实地作业方的认真期望至关重要。

其次，若干部队指挥官和会员国还提到，需要一个适当的框架，以便部队派遣国运作。这一框架可能受到部队要求说明和谅解备忘录的影响，这些说明和备忘录有时不足以满足部队指挥官的需要。我们必须审查那些说明和备忘录，并作出必要的修改，以便为部队指挥官提供他们在资源使用方面所需要的灵活性。

第三是思维模式，对此我们所有各方，包括总部、秘书长特别代表、部队指挥官和部队派遣国都有责任。这涉及愿意并决心充分执行任务授权，确保各方对任务授权的解释一致，并确保逐步消除对我们的行动有负面影响的各种限制和双重指挥系统。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并无疑期待在业务评价时采用更高、更严的标准。

第四是能力。人们一再指出，为了提高敏捷度、灵敏度和灵活性，需要必要的培训和能力。有人提到新技术，实际上我们正在作业中逐步引入新技术，尤其是用以增强对事态的了解。我们正在努力获取我们在多项作业中需要的各种特定能力。事实上，在今天会议前，我们举行了一次联合国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团部队组建会议。我感谢会员国承诺提供非常重要的新能力，相信那将增强部队执行任务的能力。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指出，我们部队利用这种能力进行培训的能力，以及双边合作对我们的部队派遣国的重要性。它们需要这种援助，以便准备就绪，更好地使用作业所需设备。

我谨简要地介绍强力使用武力问题。

（以法语发言）

在通报中，凯塔中将非常有趣地详细提及按照授权正当强力使用武力的问题。执行任务授权也涉及推进我们行动支持的政治进程，因此需要对试图干涉或阻止执行进程方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强力使用力量还不够，还须在政治方面作出同样强劲的努力。在这方面，中非共和国特别具有启发性。我想，对于安全理事会来说也是如此——在我们的行动具备强有力的任务授权的同时，它们也需要安理会在各个层面给予大力支持，以追究那些企图阻止我们完成任务者的责任。

我还想提一下对特派团进行定期业绩审查的问题，大家一会员国、秘书处、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均表达了这种期望。我们期望特派团有更好的业绩，同时，对于某些迄今被认为必不可少、但也许并非如此的实情或者要求，我们应毫不犹豫地提出质疑。提到部队人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维和人员完成任务的能力比其人数更加重要。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审查我们的评估标准。

我想简要谈谈过渡的问题。尽管Uba少将的发言在这方面令人很有启发，但是安全理事会在各阶段的支持至关重要。过渡进程具有包容性，让当事国、各利益攸关方、民间社会、各机构以及双边和多边捐助方都能参与其中，这是成功的关键。

最后，我认可梅农少将所说的关于性虐待的一番话，秘书长和部队指挥官打击这些行为的坚定决心显而易见，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维持和平行动部也充分致力于这样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姆格韦比中将发言。

姆格韦比中将（以英语发言）：为回答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关于维持和平原则的问题，我要说，指挥官理解这些原则，在摩苏尔，它们涉及同意、公正以及使用武力，尤其是使用武力进行自卫。关键的挑战是，要理解捍卫任务授权时使用武力的问题。

另外，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的任务授权中使用了“恐怖行动”等字眼，这就为干预旅赋予了根据该授权行事的特殊责任。这种情况具有挑战性，如果一个武装团体的基地或许离特派团的基地并不太远，而该武装团体虽威胁民众、但尚未采取任何举动时，特派团要做什么？特派团是主动出击该团体，还是与其共存？当前，与武装团体同驻和共存的问题具有挑战性。即使干预旅能够克服该挑战，它也无法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全国各地。

关于情报，令人鼓舞的是，联合国至少接受了“情报”一词，并且接受引入无人机这种形式的技术，这对于有助于处理那些有争议的问题。供我们使用的部分军用电台不能通用。随着技术的使用，各特遣队可使用其本国设备彼此通话，由此弥补了不足。

为回答美国代表提出的关于协助部队调动的问题，军事厅已提供了帮助，他们重新调整并审查了各特遣队责任区的界线。总部已批准我们的请求，可在责任区内调动快速反应部队，而无需首先征得总部的允许，这使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一些。我们还与军事厅合作，重新审查了部队需求说明，以便我们能够根据需要做出反应。

关于日本代表提出的增加驻开赛地区部队的问题，我指出，先前那里并无部队驻扎。最近，在军事厅的协助下，我们得以把原来驻南基伍的两个巴基斯坦连调至开赛区。现在，我们只是在等待他们的车辆，以便他们可以前往该地。甚至驻南基伍的巴基斯坦旅的界线也根据军事厅同伊斯兰堡的磋商进行了调整，日子也就更加好过了一点。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都是能够覆盖开赛地区。

最后一个问题是乌拉圭代表提出的，他询问联刚稳定团部队减员的影响。据总部称，特派团的战略审查提到部队优化的概念，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研究若干能力，这些能力将给我们带来灵活性与多功能性，使我们能够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我们还在

重新审查无人驾驶飞机系统方面的合同。我们希望增加我们的覆盖面与载荷，以便我们能够了解更多情况。人数少而功能多的连队可以这种方式提高我们的应对能力。但是，挑战在于需要确保必要资产到位。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梅农少将发言。

梅农少将（以英语发言）：我将简要回答在会议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在技术方面，我愿向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保证，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已就需要引入什么额外技术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我们正在建设这种能力，但这需要一些时间。我可以说，我们已经引入某些夜视装置，这是特派团以前没有的。我们正在引进监控拖车、相机等。至关重要的是当我们引进技术时，我们要了解国家的敏感问题。无论我们带来什么技术，我们都与叙利亚和以色列分享，而且我们必须同他们保持对话。但我想强调，两国都非常强烈地支持我们引进技术的努力。

提出了感应报警雷达的问题。没有任何部队派遣国向观察员部队提供这种能力，因此总部正在研究在公开市场上获得这一装备的可能性。我们正在做这项努力。必须要解决该装备由谁来操作以及如何维护这个后勤模式问题。我还想说，我们正在与以色列和叙利亚就这一具体装备进行非常密切的协调。他们非常坦率。我已经和叙利亚对话者亲自讨论过。他很坦率，持开放态度，但他也告诉我，一旦确定了特定的装备，我们就需要与他那一方共同分享这些信息。我抱有希望并坚信，我们很快就能将这种特殊装备提供给观察员部队。

就技术而言，我们肯定大量需要。特派团真的白手起家，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维和行动，但事情发生了变化。我认为，现在要向前迈进，就要为特派团壮大技术力量。

关于美国代表提出的保护措施问题，我只想说，观察员部队过去一直使用非装甲车辆。这已经

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每一个来到叙利亚一方的人都乘坐装甲防护车。我们现在正在考虑为特派团装备装甲运兵车，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使用早期的非装甲车辆。任何行动都是与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进行非常密切的协调，以确保当部队行动时，我们能够保证其安全。

我们正处于重建阶段。我们有工程排。当我们进入福瓦尔营时，我们集中力量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加强部队保护措施，我们现在已经大大加强了这一措施。我还想说，尽管我们前一段时间撤离了这些阵地，有些遭到破坏，但诸如掩体等部队保护措施处于非常好的状态。事实上，当我们进入福瓦尔营地时，大部分掩体都不需要修复。它们状况非常好。

观察员部队的行动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将不再像以前的40年那样以小团队行动，或者滞留在孤立的地带。

我已经谈到到了感应报警雷达，我相信，一旦装备到来，就会大大加强营地的部队保护措施。

就可用性和能力而言，正如我所说，我们是一支轻步兵部队，现在转化成有装甲防护能力的部队。这支部队正在逐渐形成壮大。我想赞扬斐济特遣队，这支特遣队本身配有装甲运兵车。他们原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但他们走出去，获得了这种能力。尼泊尔特遣队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特遣队带来了五辆装甲运兵车，并且可能会引进一个机械化连，他们转向公开市场，获得了这种特定的能力。但我真诚地认为，在出现危机局面时，我们需要有能力的国家进来，向联合国特派团提供援助，而不是将工作交给没有能力的国家，而它们不得不走出去，搭建这种能力。但如果有能力国家不能进来，我们就必须帮助其他国家努力引进能力，逐步建立自己的能力，以便能够保卫特派团执行任务。

总部正在竭尽全力加强观察员部队的能力。需要解决的是能力与意愿的问题。理想的是，我们有既有愿意也有能力的部队，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题。联合国特派团一定要灵活。我们需要具有敏捷性和适应性，我们必须跟上世界不断变化的状况。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在这方面仍然缺乏。

关于意大利代表提出的三方协调机制问题，我只想说，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都非常支持我们。每当危机形势出现时，我都会与双方进行非常开放的沟通。不过，虽然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三方协调机制是好的，但我想说双方必须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

最后，我要感谢安理会利用现有的大好机会协助观察员部队返回隔离区界限布拉沃一侧。在安理会的支持下，我们设法比预期更早地回到某些撤出的地点。同样，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强烈支持观察员部队返回戈兰。

我将留给安全理事会作以下思考。谁来监测戈兰？我认为应该是观察员部队或联合国。虽然有些人称之为挑战，但我却更倾向将其认作是机会，因为以色列和叙利亚都强烈支持我们回到戈兰。此外，我想借此机会说，正是在安理会的一致支持下，我们才能在第一阶段回到福瓦尔营地。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向前迈进。

同时，我谨向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保证，观察员部队有能力应对挑战，并将尽力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凯塔中将发言。

凯塔中将（以法语发言）：我首先要再次感谢安理会成员的支持，并承认维和士兵所作的牺牲。

我只简短回答提出的三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其他部队指挥官已经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关于塞内加尔代表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直升机在班巴里参与与一个联盟的对抗，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到我们使命的根本可信度。我们是否会在国内第二大城市中袖手旁观一个联盟

攻击攻击另一个联盟，从而让平民陷入混乱和绝望呢？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班巴里是第二大城市，夺取这座城市将意味着该国事实上的一分为二，因为它是所剩唯一一座阻止中非共和国东西分裂的城市。

由于这两个根本原因，我们多少被迫采取果断措施，而最适当做法则是利用我方优势。我们对反叛团体的优势在空中，这使得我们能够采取果断行动，同时避免我方部队易受攻击。尽管我们有地面部队可应对局势，但我们利用我方优势，这是我方行动的要点。此举阻止了该联盟进入班巴里。这是我们被迫使用直升机的两个原因。

（以英文发言）

联合王国代表也问我，如何减轻繁文缛节对维和行动的影响？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超越部队指挥官的能力。我想，应由安全理事会、维和部和部队派遣国商定派兵执行现有维和特派团任务的理由。众所周知，现有特派团90%根本无和平可维持。因此，我们派兵是出于其他原因，即保护平民免遭那些残杀平民的武装人员的伤害。因此，显而易见，如果安理会派出维和人员应对杀人的武装团伙，维和人员就必须准备作战。不能要求执行此类任务的维和人员面对各种使其无法操作的繁文缛节和限制。若要全面执行任务，就必须接受风险，排除限制。必须给予部队应对保护平民的实地挑战的能力。我认为，可以从这一层面解决该问题。目前，部队一旦实地部署，即面对大量无法回避的繁文缛节。

最后，美国代表问，我是否有拥有适当处理不断恶化的中非共和国局势，并在该国取得成功的能力？我很高兴美国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据说美国不愿听增加能力的问题。美国要求维和特派团少花钱，多干事。我们一直在如此努力，但已经达到极限。在军事行动中，一旦达到极限，我们将无法继续推进，进而遭遇挫折。我们现在已经达到极

限。为了避免挫折，我们已要求增加资源。需要投入以维持适当的兵力。

继班巴里之后，威胁现已转向东南方。在整个冲突期间，该国东南部始终保持平静。三年多来，上帝抵抗军（上帝军）活动不断，但乌干达在美国的支持下控制了来自上帝军的威胁。但在冲突向东南方转移之时，非洲联盟和乌干达开始在美国的支持下撤离，因此造成了一个真空。此外，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应对上帝军对平民的威胁，并设法稳定该地区。班巴里是一个成功的事例和转折点，因此我们必须维护这一成就，以便开始发展投资。因此，需要能力维持班巴里安全。

同时，正如安理会所知道，有一个重心点，即该国首都班吉。我们必须确保班吉人人安全，包括从总统到小孩。我们必须保持这一重心点安全。我们需要一些投入，以维护该重心点和班巴里成就，填补东南部呈现的巨大真空。如此即可再接再厉，使特派团任务大功告成。我们请安理会考虑这一请求。此事紧迫，以便我们能够控制和改善局面，取得成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乌巴少将发言。

乌巴少将（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答复塞内加尔常驻代表提出的有关快速反应部队的问题。快速反应部队隶属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联科行动现已结束，该部队目前正在整休，准备重新部署到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我们了解相关问题。马里稳定团离利比里亚不远。按照特派团间合作，一旦需要，即可动用快速反应部队赴利比里亚执行异地任务。这意味着，在整修的快速反应部队必须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以提供执行超视距任务的能力。它必须具备足够的机动性，以便在需要时开赴异地，而且能够适应其行动区的作战地形。

2015年4月，在快速反应部队尚属联科行动时，我们曾经有机会与其进行演习。部队到达利比里亚，演习进展非常顺利。同时，他们在中非共和国提供援助时，我们也看到了部队的能力。现在，部队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很正常的，其整个任务重点也将改变。我知道，军事厅正在制定快速反应部队的部队要求和作战构想。预期在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后，该部队将被部署成为马里稳定团的一部分，我们将有可能联合演习，相互了解。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利比里亚10月选举之前的安全。根据第2333（2016）号决议，将由利比里亚政府负责确保安全，因为安全责任已经移交该政府。因此彰显需要完成最后缩编，仅在利比里亚保留少量部队。还需要指出，我方部队只能维护联合国及其资产安全。军事部分只有部队230人，警察260人。这是维护联合国实体和设备安全的总兵力，并将提供平台，以便最终建成协助特派团执行任务所需要的部队。简而言之，我们刚好有特派团基本自给所需的条件。

另一方面是与选举有关的援助，主要集中在有重大缺口的后勤方面。联利特派团的任务是提供援助，以填补我们观察到的选举后勤工作上的重大缺口。与此同时，就安全问题而言，只有当局势受到威胁，要出现战略性逆转，所有人都对此不满时，我们才会进行干预。

关于与缩编相关的经验教训，我们通过联利特派团学到了很多。联利特派团一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部队，拥有多层面综合部队的各种装备。它与利比里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现在我们已经缩编，只剩下一支余留部队。我们看到，我们缺乏的第一个方面是为建设和平早作准备。利比里亚的建设和平工作应该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简而言之，任何特派团的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工作都应该同时进行，以便这两项工作能共同展开。在我们维持和平的同时，建设和平工作也应该进行。我们希望总部能关注这一点，并为此采取关键性的做法，从而不存在我们可以有“我们现在完成了维持和

平工作，可以退回到建设和平工作”等说法的分界线。发展和建设和平应与维持和平携手并进。

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一种趋势，当特派团缩编时，却需要强有力地介入。自然，当一个一切都

由他国给予的国家突然看到该国的联合国特派团关闭时，就会出现依赖综合征。人们感到恐惧和忧虑的是，国家可能会退回到以前的起点。因此，特派团与东道国需要早日共同有力地参与。这只是意味着在部署特派团时，应设定时间表和具体的基准，以便同时制定撤离战略。我们应该可以说，一个特派团有可能持续两三年。在这几年里，我们希望特派团能够实现目标a、b和c，然后缩编和关闭。由于这并非必然如此，所以特派团有余地可以不断漫无目的地混下去，既不干这个也不干那个，直至安理会可能决定结束这个特派团。

简而言之，一个关键的教训是，过渡方案应该是全面的，涉及东道国、国际合作伙伴、战略伙伴甚至东道国的受压迫人民。应该让他们都参与其中，以确保他们了解缩编、特派团关闭和撤离的概念。

下午6时45分散会。